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四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四

昭公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傳二十二年春王二月甲子齊北郭啓帥師伐莒（啓齊大夫北郭佐之後）莒子將戰苑羊牧之諫曰（牧之莒大夫）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弗聽敗齊師于壽餘（壽餘杜注莒地當在今安邱縣境）齊侯伐莒（怒敗）莒子行成司馬

竈如莒涖盟竈齊大夫莒子如齊涖盟盟于稷門之外稷門齊城門

莒于是乎大惡其君為明年莒子來奔傳

十九年齊高發伐莒莒猶不服故齊侯復伐之明年莒子來奔齊迫之也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左傳楚薳越使告于宋曰前年薳越帥師迎華氏寡君聞君有不令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曰孤不佞不能媚于父兄華向公族也故稱父兄以為君憂拜

命之辱抑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唯命人有言曰唯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患宋以義距之）諸侯之戍謀曰若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言華氏不能復為宋患）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己巳宋華亥向寧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華貙已下五子不書非卿）宋公使公孫忌為大司馬（代華費遂）

邊卬為大司徒卬平公曾孫代華定樂祁為司城祁子罕孫樂祁犁仲幾為左師幾仲江孫代向寧樂大心為右師代華亥樂輓為大司寇輓子罕孫以靖國人終梓慎之言三年而後弭

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專制南里

齊慶封衛公孟彄再奔皆不書必嘗入叛也而後書譏佚賊也華向叛宋奔陳又自陳入宋披據國都踰年復出奔楚往來三年出入自如此天下之極變也其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釋有罪曰出奔

楚者罪楚之奬亂納叛而諸侯之大夫怠於救患畧而不書罪亦見矣

大蒐于昌閒閒公羊作姦

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

何以書譏何譏爾公不與非禮也三綱軍政之本古者寓戎事於田狩以辨上下定民志非僅嫺馳射擊刺之末也今魯政在大夫公無軍行軍政之本亡矣何以蒐為曰大志僭也言昌閒非蒐所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左傳王子朝賓起有寵于景王子朝景王之長庶子賓起子朝之傅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孟即起也王語賓孟欲立子朝為大子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獻公劉摯伯蚠劉狄穆公單旗惡賓孟之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子朝有欲立之言故劉蚠惡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畏其為犧牲奉宗廟故自殘毀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于是雞犧雖見寵飾然卒當見殺若人見寵飾則當貴盛故言異于是犧

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犧者寵牲之名因以喻寵子言設使寵入如寵犧則不宜假疎遠者以寵致反為己患惟所寵實已親屬則于己無害矣人喻子猛已喻子朝也王弗應十五年大子壽卒王立子猛後復欲立子朝而未定賓孟感雞盛稱子朝王心許之故不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北山杜注洛北芒也一作邙山在今河南洛陽縣東北王知單劉不欲立子朝欲因田獵先殺之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乙丑四月十九日榮錡杜注河南鞏縣西有榮錡澗今屬河南南府河戊辰劉子摯卒二十二日無子單子立劉蚠蚠獻公之庶子事單子故五月庚辰見王見王猛遂攻賓起殺之黨子朝故盟

羣王子于單氏

附録 左傳 晉之取鼔也在十五年 既獻而反鼔子焉獻于廟 又叛于鮮虞六月荀吳畧東陽畧行也東陽杜注晉之山東邑魏郡廣平以北 使師偽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昔陽故肥子所都 遂襲鼔滅之以鼔子鳶鞮歸使涉佗守之守鼔之地涉佗晉大夫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王室亂如京師止此

左傳 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靈景之族靈王景王之子孫 帥郊要餞之甲以

逐劉子郊要餞杜注三邑周地劉子劉伯蚠也壬戌劉子奔揚揚杜注周邑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悼王子猛也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王子還子朝黨不欲使單子得王猛故取之癸亥單子出失王故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莊公召伯奐子朝黨不殺單旗不捷旗單子也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頃子樊齊單劉黨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王子還奉王及領大盟而復領杜注周地重盟而還殺摯荒以說委罪于荒劉子如劉歸其采邑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知王子還欲背盟故平畤杜注周地羣王

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八子靈景之族因戰殺之子朝奔京其黨死故丙寅伐之單子伐京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子朝奔京故得入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甘鞏二公周卿士皆為子朝所敗叔鞅至自京師葬景王還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閔馬父閔子馬魯大夫天所廢謂羣喪職秩者

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宮謂之室刺周內亂故變京師而言王室

穀梁傳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也尹氏立子朝劉氏單氏立王猛俱未定也

三月而葬亂故也不曰京師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兄子弟自亂之亂自内作也惠襄之世不書王室亂者頽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以言亂也景王崩王猛未能定其位子朝爭國是時周有兩天子其亂與頽帶異矣故特書之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皇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黄亭在今河南府

左傳單子欲告急于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出次以示急戊寅七月三日經書六月誤也圃車周地

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王猛嫌也直言王猛不言王子是有當國之嫌

言劉單以王猛者猛位未定不能自立其進退在二子也臣不可以乎君然在單劉則無貶前言王室亂後言二子以王猛居于皇則二子有不得已焉者而非為其私也于皇未得有京師也居者有

士當得位之稱不書出王者無外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王城杜注郟鄏河南縣括地志城本周公所築自平王以下都此至敬王乃遷都成周至赧王又居王城也在今河南洛陽縣城內西偏

左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于王城處子猛黨盟百工于平宮平宮平王廟辛卯鄩肸伐皇鄩肸子朝黨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焚鄩肸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醜悼王司徒前城杜注子朝所得邑服虔曰即泉戎地百工叛司徒醜敗故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為單氏所敗庚午反伐之單氏

反伐百工辛未伐東圉百工所在東圉杜注洛陽東南有圉鄉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丁巳在十月經書秋誤九州戎陸渾戎十七年滅屬晉州鄉屬也五州為鄉焦瑕溫原杜注晉四邑庚申單子劉盆以王師敗績于郊為子朝之黨所敗前城人敗陸渾于社前城子朝衆社杜注周地按黃河西自偃師界入鞏縣有五社渡

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

猛何以稱王蓋未踰年不可以稱天王又不可以

諸侯例稱子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乃嗣王未踰年之常稱無可疑也君前臣名劉單不名而王名者非王無以定一尊非名無以辨其人且在禮臨文不諱況史冊所書以傳信於後世又非敷奏文告之比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乙酉在十一月經書十月誤雖未即位周人謚曰悼王不成喪也釋所以不稱王崩 己丑敬王即位敬王王子猛母弟王子匄

館于子旅氏子旅周大夫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司馬烏帥師軍于陰籍談所軍于侯氏荀躒所軍于谿泉賈辛所軍杜注鞏縣西南有明谿泉次于社司馬督所次王師軍于氾于解次于任人王師分在三邑氾解杜注洛陽西南有大解小解大解城在今洛陽縣南小解城在縣西南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三子晉大夫濟師渡伊洛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京楚子朝所在辛丑伐京毁其西南

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

其為君不當成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斷兄死弟及之辭也

穀梁傳此不卒者也未成君也其曰卒失嫌也猛本有當國之嫌其卒則失嫌故録之

生則書王明實為嗣死乃稱子正其為天王未踰年之子尊未成也降成君故不言崩又不可言薨故通稱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此月有庚戌又以長歷推校前後當為癸卯朔書癸

酉誤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附録左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二師王師晉師也圍郊在叔鞅卒前經書在後從赴癸卯郊鄩潰鄩杜注河南鞏縣西南有地名鄩中郊鄩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平陰杜注河陰縣今故城在河南府孟津東王師在澤邑澤邑賈逵曰澤即翟泉也王使告閒子朝敗故庚戌還晉師還

叔孫舍如晉

癸丑叔鞅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左傳邾人城翼翼杜注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杜注邾邑在今費縣南從離姑則道徑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鉏邾大夫魯將御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曰三子邾大夫道下謂此山道下濕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遂自離姑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殊絕也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蹷仆也遂取邾師獲鉏弱地取邾師不書非公命邾

人愬于晉晉人來討叔孫舍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坐訟曲直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在禮卿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為叔孫之介副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彌牟士景伯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

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諸侯皆得執相執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子服回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屈故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欲使邾人見叔孫之屈辱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于都都别都謂箕也叔孫旦而立期焉立待命也從旦至暮為期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于他邑别囚之范獻子求貨于叔孫使請冠焉以求冠為辭取其冠法

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冠模法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觧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出不欲以貨免吏人之與叔孫居于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不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有所毀壞

取邾師疆吏為之耳季孫當國夙與邾讐故疆吏承其意而啓釁焉乃蔽罪于行人晉政之無章甚

矣盖三家惟叔孫氏尚不忘君故中軍作舍皆不與季氏同心意如將逐其君故惡君於晉并及叔孫而晉之彊臣為之謀主遂明知叔孫無罪而横加執辱耳

晉人圍郊（郊杜注周邑）

公羊傳 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為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

郊子朝邑晉遣大夫助王圍郊而經以人書微之

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為方伯不躬率諸侯以赴其急而徐遣大夫帥偏師往援是養亂也書晉人圍郊而不能勤王之罪見矣

附録

左傳夏四月乙酉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杜注在河南鞏縣西南牆人今河南新安縣東北有白牆村疑即其處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尹杜注尹氏之邑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即古尹城也癸未尹圉誘劉佗殺之尹圉尹文公也劉佗劉蚠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單子敗故己丑召

伯與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二子周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辟子朝出居劉子邑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近東城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鄩羅周大夫鄩肸之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族唐杜注周地後漢志洛陽有唐聚在今洛陽縣東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西闈杜注周地丙寅攻蒯蒯潰蒯敬王邑杜注河南縣西南蒯鄉是也在今洛陽縣西南于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於楚而卒也王父見殺父見用已乃結楚嬖臣以逐其君而又朝之三綱絶矣不書葬魯不會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左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于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牧之亦莒大夫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

奔齊人納郊公 郊公著丘公之子十四年奔齊

庚輿入國不書而書其出以奔魯故志之於是齊人納郊公郊公出入皆不書微之也微之為義或以國或以位或以人或以事春秋達王事若郊公之類名氏不登於史策者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父穀梁作甫逞公羊作楹穀梁作盈雞父杜注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今安豐故城在江南壽州西南雞備亭又在其城西南

左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令尹以疾從戎故薳越攝其事）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言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于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狂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帥賤薳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于越）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帥賤而

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以繫于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

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獲得也）不言戰楚未陳也

公羊傳 此偏戰也曷為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序上言戰別主客之直不直也今吳序上而言戰則主中國辭也）然則曷為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王室亂諸侯莫肯救則與吳無以異）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

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能結日偏戰行少進故從中國辭治之

穀梁傳 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若師不敗則君無由滅也獲陳夏齧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君曰滅臣曰獲君臣之稱

楚以諸侯之師與吳戰六國先敗楚師遂奔故不書楚諸侯之師畧而不序者頓胡沈則君將陳蔡許則大夫將言戰則未陳言敗績則滅獲不同故

總言吳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六國於後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是以稱滅大夫輕故言獲獲生得也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狄泉杜注洛陽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時在城外定元年城成周乃繞之入城亦曰翟泉在洛陽縣東故洛陽城中今堙

公羊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穀梁傳始王也其曰天王因其居而王之也天子踰年即位稱王敬王踰年而出故曰始王雖不在國行即位之禮王者以天下為家故居于狄泉稱王立者

若不宜立者也朝之不名何也别嫌乎尹氏之朝也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别之

敬王王猛之母弟得繼正統時景王崩已踰年故稱天王以明其正狄泉在王城東直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立者著天下有王矣立者不宜立也天下既有王則尹氏不宜立子朝也稱立而曰尹氏蓋曰獨尹氏所欲立異於石碏立晉而書衛人以著其為衆人所欲立也朝已僭號猶稱王子言

莫之君也傳稱尹圉而經書尹氏著世卿之擅權亂國為後戒也

八月乙未地震

左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為屋所壓而死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文公劉蚠先君謂蚠之父獻公也獻公欲立子猛未及而卒周之亡也其三川震謂幽王時三川涇渭洛水也地動川岸崩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子朝在王城故謂西王東王必大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附録左傳楚大子建之母在郥郥杜注郥陽也蔡邑應在今新蔡境平王娶秦女廢大子建故母歸其家召吳人而啓之冬十月甲申吳大子諸樊入郥杜注諸樊吳王僚之大子按吳子遏號諸樊王僚是遏之弟子先儒又以為遏弟何容僚子乃取遏號為名恐傳寫之誤取楚夫人與其寶器以歸夫人大子建母楚司馬薳越追之不及將死衆曰請遂伐吳以徼之薳越曰再敗君師死且有罪此年秋敗于雞父設往復敗為再敗亡君夫人不可以莫之死也乃縊于薳澨薳澨杜注楚地在今湖廣京山縣境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至河下公羊穀梁又有公字

左傳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此年春晉為邾人執叔孫故公如晉請之

公羊傳　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

穀梁傳　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

昭公兩朝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今復如晉為叔孫請也公知季孫構己於晉往必不納故託疾以返蓋至是而意如與公有不能並立之勢矣明年公孫不之晉而之齊蓋稔知晉之彊家

與意如之交甚固耳

附録左傳楚囊瓦為令尹囊瓦子囊之孫子常也代陽匄城郢楚用子囊遺言已築郢城矣今畏吳復增修以自固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裁自完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内憂而又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八年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修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義取念祖考則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四君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為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為定四年吳入楚傳

二十有四年春

附錄左傳　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宫嚚以甘桓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盈也嚚南宫極之子桓公甘平公之子劉子謂萇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大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戊午王子朝入于鄔鄔杜注緱氏西南有鄔聚

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叔孫舍至自晉（左氏穀梁無叔孫字）

左傳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歸之）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踁叔孫家臣）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疑士伯來殺己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久執子以謝邾）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至自晉尊晉也（貶婼族所以尊晉婼行人故不言罪已）

穀梁傳　大夫執則致致則挈由上致之也（上謂宗廟也致臣于廟則

直挈其名而已
所謂君前臣名

婼之至二傳皆去氏公羊獨書氏所傳授異耳疏

公羊者以為意如有罪故去其氏叔孫無罪故無

貶文胡氏安國主其說義似可從蓋婼之見執實

非其罪而以禮自衛終不辱國固不可與意如同

也

附錄
左傳 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問周故就問子朝敬王知誰

曲直 士伯立于乾祭而問于介衆乾祭王城北門介大也 晉人乃

辭王子朝不納其使以衆言子朝曲故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左傳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日將水

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時而不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動乃將積聚

勝陰陽將猥出故為旱

附録左傳六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王邑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

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苦緯少嫠婦所宜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及己）今王室實蠢蠢焉（蠢蠢動擾貌）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缾之罄矣惟罍之恥（詩小雅罍大器缾小器常稟于罍者而所受罄盡則罍為無餘故恥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宣子韓起）乃徵會于諸侯期以明年（為明年會黃父傳）

秋八月大雩

左傳秋八月大雩旱也終如叔孫之言

丁酉杞伯郁釐卒郁公羊作鬱

附録

左傳冬十月癸酉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禱河求福

甲戌津人得諸河上珪自出水陰不佞以温人南侵不佞敬王大夫晉以温兵助王南侵子朝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王定而獻之與之東訾喜得玉故東訾杜注鞏縣西南訾城是也今鞏縣西南有訾店以有西訾故言東以别之

冬吳滅巢

左傳楚子為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速召也）吳踵楚而疆埸無備（踵躡楚後）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汭水曲）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壽夢越大夫）王及圉陽而還（圉陽杜注楚地）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告敗畧）沈尹戌曰亡郢之始于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巢鍾離大夫）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

病其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也

巢楚屬國而近吳吳將謀楚故先翦其與國與國盡則及於楚此入郢之漸也杜氏顧以巢為楚邑非也勝國曰滅獲邑曰取國大而邑輕不可同辭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舍如宋

左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右師樂大心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氏樂氏之大宗也卑賤謂其才德薄

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以貴身貴身故尚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賤人人亦賤已能有禮乎無禮必亡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逸詩昭子賦車轄詩小雅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將為季孫逆宋公女故賦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近言改禮坐語相泣也樂祁佐助宴禮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可樂而哀可哀而樂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宗公卒傳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平子庶姑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平子外姊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公若從從昭子謂曹氏勿與曹氏宋元夫人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平子魯君喪政四公矣宣成襄昭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憂矣詩大雅言無人則憂患至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孫傳

此季孫意如將娶于宋而舍為之納聘且逆婦也國君逆女則使卿今意如以己私婚遣公室之正卿則名雖為臣而實行魯君之事其專恣不臣甚矣尚何待昭公孫齊而後擅魯哉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詣公羊穀梁作倪後同大心公羊作世心後同黃父即黑壤晉地）

左傳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

王粟具戍人簡子即鞅曰明年將納王納王于王城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經者道之常地之義也義者利之宜民之行也行者人所履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生其六氣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金木水火土氣為五味酸鹹辛甘苦發為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為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滋味聲色過則傷性是故為

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麇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九文謂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畫繢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元與黃皆相次謂之六色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拱辰極也妻父曰昏重昏曰媾壻父曰姻兩壻相謂曰亞為政事庸力行

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作刑戮以象之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

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經緯錯居以相成者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曲直以嫺其性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于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

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無大此者為定十年宋樂大心出奔傳

王室之亂四年諸侯無一念及者至是晉以鄭游吉之語赧然内慚始合諸大夫謀之而方是時大夫皆謀弱公室以私便身圖安知勤王之義哉雖勉從人言為會以塞天下之議而期以來年及來年王入成周子朝奔楚晉與諸國無見焉則空有此會而諸大夫之罪不待貶而著矣

有鸜鵒來巢鸜公羊作鸛

左傳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師己魯大夫異哉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言鸜鵒來則公出辱也鸜鵒之羽羽飛貌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跦跦跳行貌公在乾侯徵褰與襦褰袴鸜鵒之巢遠哉遙遙裯父喪勞宋父以驕裯父昭公死外故喪勞宋父定公代立故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昭公生出歌死還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將及禍也

公羊傳 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

穀梁傳 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 如增言巢爾其實不巢也

考工記曰鸜鵒不踰濟魯在汶南其所本無今忽有之故書曰有又其物穴處今而巢居陰當陽位臣逐君象也使昭公能以德消異則無其應矣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左傳秋書再雩旱甚也

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衆以逐季氏也

穀梁傳季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中中辛緣有上辛大雩故言又也

季辛不言大雩上文也旱既大甚因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也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穀梁作乙亥陽公羊作楊陽州杜注齊魯竟上邑今山東東平州東北有陽州城是也

左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申公鳥季公亥之兄平子庶叔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公亥即公若展季氏族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季姒即文子女饔人食官檀名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秦遄魯大夫妻公鳥妹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于公甫曰公甫平子弟展與夜姑將要余要劫我以非禮秦姬以告公之公之亦平子弟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于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

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請殺生之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鬬季平子郈昭伯二家相近故雞鬬季氏介其雞介甲也為雞著甲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怒不下己益宫于郈氏侵其室以自益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昭伯臧為子為讒于臧氏而逃于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于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于季氏萬舞也于禮公當三十六人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于公為公為

昭公子務人且與之出射于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佯怒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之無敕命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小人謂僚柤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言難逐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名羈莊公元孫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受惡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

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去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于公恐受洩命之罪故留公宫以自明叔孫昭子如闞闞杜注魯邑公居于長府長府官府名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于沂上以察罪沂上杜注魯城南有沂水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窮困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慝姦惡也日冥

(姦人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衆)蓄而弗治將薀(薀積也)薀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季氏同求叛君者)君必悔之弗聽郈生曰必殺之公使郈生逆孟懿子(懿子仲孫何忌)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于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于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陷公圍也)公徒釋甲執冰而踞(冰櫝丸蓋或云櫝丸是箭筩其蓋可以取飲言無戰心也)遂逐之(逐公徒)孟氏使登西北隅

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諸臣謂公若等使若非公本意君自可止不出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辭先君且謀所奔遂行已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止也

內諱奔曰孫不忍斥言故隱之書次以公去國失其所也陽州齊魯境上邑將求援於齊未敢直前

故野次以待命也夫季氏之惡極矣說者謂昭公不知威權去已而逞一朝之忿欲驟正之求凶之道以是咎公固然然於意如逐君簒國之慝反一無所責若本無罪而衹為公譏者則大失是非之正滅人紀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野井杜注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在今齊河縣東濟河北岸

左傳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是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平陰齊地齊侯自咎本不

敕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于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來迎己自責以謝公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于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為齊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

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繾綣從公繾綣不離散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或欲通外內通外內之言彼此解說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繾綣從公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于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何必守公乃不與盟

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言弑誤告子家駒曰季

氏為無道僭于公室久矣吾欲弒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于天子大夫僭于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禮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內闕一觀乘大路禮天子大路諸侯路車大夫大車士飾車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干楯也以朱飾楯戚斧也以玉飾斧大夏夏樂周所以舞夏樂者王者始起未制作之時取先王之樂與己同者假以風化天下天下大同乃自作樂取夏樂者與周俱文也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繫馬曰維繫牛曰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委食己者柔順也言牛馬猶順餧己之人喻民受季氏惠自當從之季氏得民眾久矣君無

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謙自比齊下執事言以羞及君再拜顙謝見唁也慶子家駒曰慶賀也慶子免君于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于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屈曰朐伸曰脡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餕熟食饔熟肉未就未成也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

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衽衣下裳當前者之器謙不敢求索高子曰有夫不祥猶曰人皆有夫不善君無所辱大禮禮臣受君賜答拜謂之拜命之辱高子見昭公拜辱大卑故曰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食必祭示有所先不嘗待禮讓也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

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行禮賓主當各有所稱昭公失國不敢仍故稱故謙而問之）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于是噭然而哭（噭然哭聲感景公言而自傷）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菑周埒垣也所以別內外衛威儀也）以幦為席（幦車覆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以諸侯出相遇之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言外譏之）

穀梁傳 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于魯也

凡唁皆造其所居公方孫齊求援故齊侯以唁為名而實拒公之適己也書齊侯唁非與其能唁也譏其無救災恤患之實徒行虛禮而誠不在焉耳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左傳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叔孫謀公與昭子言于幄内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展魯大夫公使昭子自鑄歸辟伏兵平子有異志不欲復納公冬十月辛酉昭子齊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故祈而自殺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欲與公俱輕歸公徒執之

昭公之禍原於叔孫氏之司馬姑果憤意如見欺即宜正鬷戾之罪而誅之以翦季氏之羽翼而徐

為之圖令乃付之無可奈何之命則非忠矣至祈死之説本不可信此年春始聘宋與宋公對語而泣樂祈已知其魂魄去矣何待於祈哉

附録

左傳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子朝黨于鞏縣涉洛水也東訾杜注敬王邑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曲棘杜注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當在今河南杞縣境

左傳　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請納公夢大子欒即

位于廟已與平公服而相之欒元公子平公元公父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父兄謂華向以爲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楄柎棺中苓牀也幹骸骨也請無及先君欲自貶損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昵近也降昵宴謂損聲樂飲食之事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秖辱言君命必不行秖適也宋公遂行己亥卒

于曲棘

公羊傳 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内不地此何以地憂内也時聞昭公見逐欲納之故曰憂内

穀梁傳 邡公也邡謀也

曲棘宋地諸侯以境内為家故行而卒於境内者不書其地蓋以為常事而告辭不及也宋元公以公故將如晉以謀納公故告辭獨詳而載於册書夫元公之女為意如妻乃能不昵私愛急於正倫

恤患賢於當時諸侯逺矣故不削其卒地以别之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左傳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公

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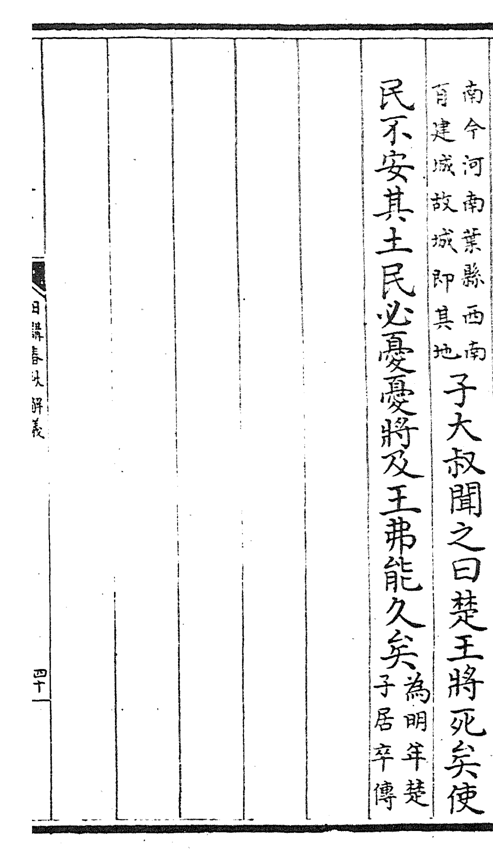
穀梁傳取易辭也内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

鄆魯邑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蓋無意於納公也使齊侯移圍鄆之師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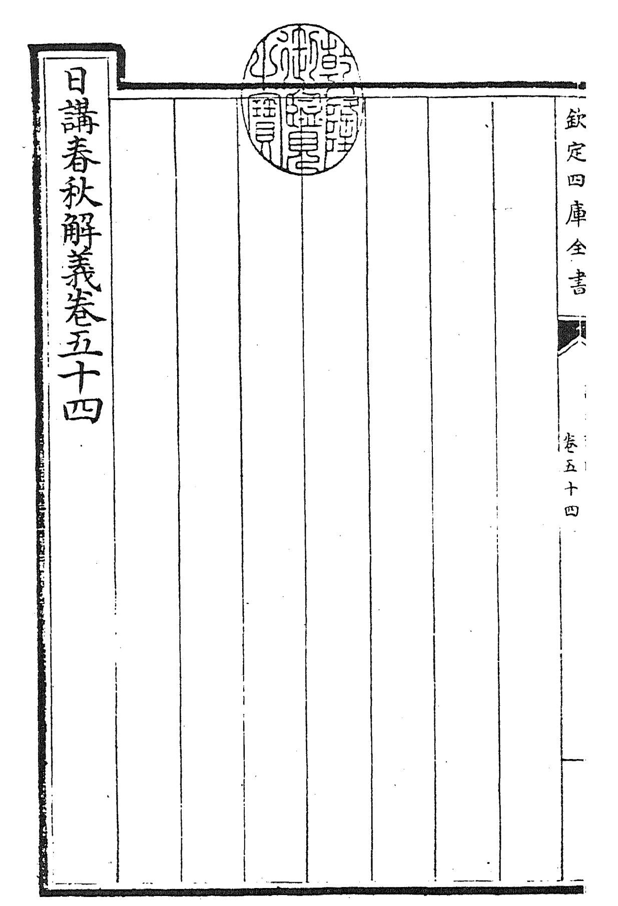
指魯郊執意如而歸之京師復昭公於魯則義聲振於天下矣乃不能討賊以正大義而姑取鄆以塞己責故書以譏之胡氏安國乃謂公已絕於魯而見逐於季氏為不君此害義之言非經指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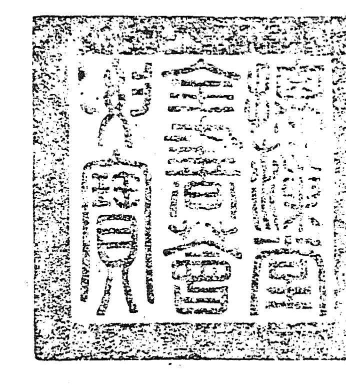
附錄左傳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句會昭伯從弟僂句龜所出地名以卜為信與僭僭不信也僭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昭伯起會請往代家老行昭伯問家故故事也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昭伯妻不對若有他故再三問不對歸及

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于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郈郈魴假使為賈正焉郈杜注在東平無鹽縣東南今山東東平州東四十里有郈城魴假郈邑大夫賈正掌貨物若市吏計于季氏送計簿臧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閭桐汝杜注里名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怨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立以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言不信果驗楚子使薳射城州屈復茄人焉還復茄人于州屈城丘皇遷訾人焉遷訾人于丘皇



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築郭也卷杜注卷城在南陽葉縣南今河南葉縣西南有建城故城即其地子大叔聞之曰楚王將死矣使民不安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年楚子居卒傳


欽定四庫全書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四
卷五十四



覆校官檢討臣李學錦

校對官庶吉士臣閔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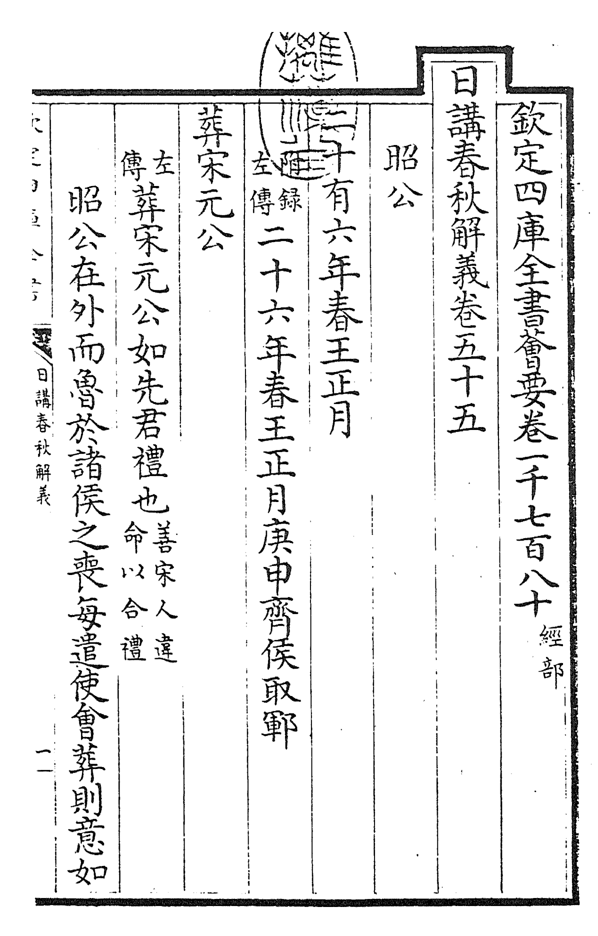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五 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五

昭公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左傳録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庚申齊侯取鄆

葬宋元公

左傳 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命以合禮

昭公在外而魯於諸侯之喪每遣使會葬則意如

之專魯與君無異矣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

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公但至陽州未至齊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録之是崇君之道

公來自野井初未及齊國都而曰至自齊野井齊地故也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居者有其

土地人民之稱若曰魯地非意如之所得有所以存公也鄭伯突失國而取櫟以居衛侯衎失國而取夷儀以居皆書曰入此不言入内辭也為尊者親者諱使若適他國而返居於鄆存一國之防也

夏公圍成

左傳 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豐賈二人皆季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疋）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使如充耳易懷藏）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子猶梁丘）

言若能為行貨于子猶當為請使得為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庾庾十六斗凡八千斛

據齮子猶家臣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布陳之以百兩為數言買此甚多

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財猶材也子猶受之言于齊侯曰羣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

異猶怪也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于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俱在前年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于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臣從魯君以

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以成邑禦齊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于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詐齊師言欲降使來取成）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杜注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漢梁父在今泗水縣北）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降已不能勝）師及

齊師戰于炊鼻季氏師拒公炊鼻杜注魯地齊子淵捷從洩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楯脊繇朐汏輈匕入者三寸入楯瓦也朐車軛輈車轅繇過也汏矢激匕矢鏃也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人魯人也鬷戾叔孫氏司馬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淵捷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射餘人子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囊帶齊大夫野洩即聲子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子囊復叱亦叱之野洩亦叱也言齊無戰心但相叱冉豎射陳武子中

手冉豎季氏臣武子陳子彊失弓而罵武子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鬚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違季氏林雍羞為顏鳴右下皆魯人羞為右故下車戰苑何忌取其耳何忌齊大夫顏鳴去之其右見獲懼而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子擊其足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鑿而乘于他車以歸刜斫也鑿一足行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于季氏不以私怨而相棄

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崇大其事

齊侯謀納公使公子鉏帥師圍成不書公以齊師而直曰公圍成惡齊受季氏之賂雖得其師不足以也春秋凡公出在境内而返不書至定公在國而致圍成所以著公之危弱攻私邑如敵國也昭公已去國而不致圍成者所以存公如公之在國也然昭公既孫自他國返必書至惟自圍成而復居於鄆不言至亦以示内外之别耳

附録

左傳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師于

尸氏劉人劉蚠之屬王城子朝之徒尸氏杜注在鞏縣西南偃師城漢志偃師有尸鄉今河南偃師縣西南新蔡鎮即古尸鄉也戊辰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施谷杜注周地

劉師敗績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鄟公羊作剸鄟陵杜注地闕

左傳秋盟于鄟陵謀納公也

霸統既絕參盟復作此齊景假納公之名以糾合也十六年齊徐郯莒嘗盟于蒲隧十九年宋邾郳嘗盟于蟲則諸侯固有不待霸主而自盟會者矣

至是始書以晉不復能有諸侯也晉不主盟而後齊專盟矣

公至自會居于鄆

穀梁傳 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昭公居鄆非宗廟之所在何以書曾子問云君去其國大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則昭公之去鄆而返亦或告於祖禰顧季氏彊悖專有魯國當時史官阿附必不書至聖人以

所見之世而特志耳

附錄左傳七月己巳劉子以王出師敗懼而出庚午次于渠渠杜注周地按即周陽渠也在今洛陽縣亦名九曲瀆王城人焚劉燒劉子邑丙子王宿于褚氏褚氏杜注洛陽縣南有褚氏亭在今洛陽縣東丁丑王次于萑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萑谷杜注周地按距洛九十里有大谷漢設關于此萑谷蓋其支徑胥靡滑杜注皆周地本鄭邑今河南偃師縣東南有胥靡城縣南有緱氏故城即古滑地也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杜注洛陽西南伊闕口也今洛陽縣南闕塞山是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左傳九月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平王之長庶曰大子壬弱壬昭王也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子建聘之是彰平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不是速讎也壬秦將來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成周杜注洛陽今故城在縣東北

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在王城之東故曰東周其言入何不嫌也據入者簒詞既曰天王則不嫌為簒矣

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王者無外不言出

因狄泉故稱入惠王襄王入皆不書此曷為書幸之也王室亂入無足諱焉爾其不曰入于京師而云成周者成周在王城之東曰下都王城為洛之上都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成周以居子朝既奔

餘黨尚在王城敬王畏偪遂都成周故以地名書之著其實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左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郊杜注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知躒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其不成逐之而逆敬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黨莒杜注周邑召伯逆

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圉澤隄上杜注皆周地按圉澤即東圉之澤也在今洛陽縣東境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襄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

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末周人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閒猶與也周召二公與治王之政事號曰共和宣王有志而後效官宣王厲王子彘之亂宣王尚少召公虎取而長之效授也至于幽王宣王子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若順也愆失也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幽王后申姜生大子宜臼王幸褒姒生伯服欲立之而殺大子大子奔申申伯與鄫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諸侯廢伯服而立宜臼是為平王東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于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

越去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九年作亂惠王適鄭襄王惠王子叔帶襄王弟僖二十四年叔帶作亂襄王處氾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頹為王室去不端直之人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六年魯宣八年曰周其有頿王頿口上鬚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靈景王室其有閒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閒王位本謂子朝令子朝以為王猛受亂災本謂楚令子朝以為晉至于靈王生而有頿靈王定王孫王甚神聖無惡于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

世景王靈王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單旗穆公也劉狄劉蚠也壹專也謂先王何常之有言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攝持也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不穀子朝自謂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赦其憂而圖其難則所願

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大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閒先王閒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總謂諸侯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傳終王室亂

穀梁傳遠矣非也非責也奔篡君之賊其責遠矣奔直奔也

尹氏世卿秉政擅權書立朝書以朝奔楚著始終怙惡不悛也并舉召毛治其黨也奔不言出者簒賊竊逃以逭天討無所出也故比於國滅之君與在境外之臣但以奔書曰奔楚則楚受簒賊之罪亦見矣

附錄左傳　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謟謟疑也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

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于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

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厚（謂以私量貸）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詩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業）士不濫（不失職）官不滔（滔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

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自專）婦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也（稟受也為治也）是以先王上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左傳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在外也在外邑故書地

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左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王卒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二子皆王僚母弟潛杜注楚邑在廬江六縣西南今江南霍山縣東北有濳城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州來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强弱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

二尹楚官然麇其名左司馬沈尹戌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君子在都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王之養馬官屬校人也與吳師遇于窮窮水經注水出安豐縣窮谷在今江南霍邱縣西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汭杜注水名水經注沙南流至義成縣西南入淮在今江南懷遠縣東北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遇窮之師當吳前潛之師要吳後故吳不得退去

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欲因以弑王告鱄設諸曰鱄設諸二十年伍員所見勇士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光吳王諸樊子故曰王嗣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

至謂聘還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欲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甲于堀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于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于門外羞進食也獻體解衣執羞者坐行而入坐行膝行執鈹者夾承之承執羞者及體以相授也鈹及進羞者體以所食授王光偽足疾入于堀室恐難作王黨殺己故辟之鱄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全魚炙故可置劍抽劍刺王鈹交于胷交鱄設諸胷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為卿

子鱄諸子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季子自知力不能討光故云爾復命哭墓復使命于僚墓復位而待復本位待光命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鍾吾杜注小國漢志東海郡司吾今江南宿遷縣西北有司吾城楚師聞吳亂而還為後諸郤宛起

此公子光使鱄諸弑之而稱國何也光既弑立自

以諸樊之冢嗣假言國之臣民皆欲弑僚而還國於己故以衆弑赴於諸侯春秋不書人而書國所以發後人之疑使考之而得其實也先儒多以吳之亂責季子惟趙氏鵬飛曰使季子不逃而受之亦不免於亂何則季子之終將授之誰哉受之而身當其亂孰若逃之而自潔其身乎此篤論也

楚殺其大夫郤宛郤穀梁作郄

左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為右領右領官名與費

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于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此以進子常取五甲五兵曰置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曰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兵其中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役吳可

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告子惡門有甲兵將害己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爇燒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編菅苫也秉把也秆藁也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炮燔郤宛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令終陽匄子晉陳楚大夫皆郤氏黨晉陳之族

呼于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下殺無極張本

郤宛之死費無極譖諸囊瓦殺之而經以國殺為文罪楚君也君無道以令其臣致擅殺大夫而無忌紀綱亡矣故以累上之辭書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衛北宫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左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

請之范獻子取貨于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宫貞子曰子梁宋樂祁也貞子衛北宫喜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于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説甲執氷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于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公雖在齊言齊不致力有天之賛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

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也 事君如在國書公行告公至是也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以難納白晉君扈之會謀納公而以貨解無貶辭者以令戍周故也是時大夫同惡相濟齊景為鄟陵之盟而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晉頃為扈之會而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懵然無知以為魯之休戚無關於己孰知

田常韜禍於齊六卿伏憂於晉厝火積薪而不悟使二君能為魯討賊亦足以讋內盜之志也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快來奔

公羊傳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快之來奔從其類也意如逐君專國又誘人之臣使之叛其君而已為之逋逃主罪可勝誅乎春秋

書之以深惡季氏也

附錄左傳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伐鄆欲奪公）鄆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慆久矣（慆疑也言棄君不疑）使君亡者必此衆也天既禍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于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于且知（且知杜注近鄆地）楚郤宛之難國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祀也謗詛也）沈尹戌言于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廄尹（中廄尹陽令終）莫知其罪而子殺之以

興謗讟至于今不已戌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五年出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年屏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惠共儉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郤氏陽氏晉陳氏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位鄢將師矯滅三良罪也而

在位無懲過言失刑吳新有君光新立也彊埸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

公如齊

左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于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于大夫也

禮君不敢臣宴大夫使宰為主獻獻爵也請安齊侯請自安不在坐也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魯公子慭十二年奔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嬖也子家子乃以君出辟齊夫人

公至自齊居于鄆

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每行必書至書居繫臣民之望也據左氏仲孫何忌陽虎伐鄆公徒敗于且知而經不書存君也上之與下有征無戰況見伐於其臣而又敗乎故削之

附錄左傳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談子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杜注在魏郡斥丘縣晉竟内邑今直隷成安縣東南有斥丘古城

左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畀公故適晉子家子曰有求于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于竟欲使次于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于甥舅其亦使逆

君言自使齊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

穀梁傳公在外也

昭公不見禮於齊故如晉言次不得入也次于陽州猶曰齊魯之境也次于乾侯則進退維谷覊旅之人耳齊猶致恤患之文晉則拒而不受蓋黨意如以弱其君者晉諸卿之本謀也豈肯忽為公而背季氏哉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六月葬鄭定公

附錄左傳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于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書名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醜亦惡也）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讒勝）詩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辟邪也辟法也）姑已若何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遂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于晉侯晉侯執祁盈（以其專戮）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憖使吾君聞勝與臧之

死也以為快憖發語之音吾君謂祁盈乃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楊杜注叔向邑食我叔向子伯石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夏姬女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子靈巫臣妻夏姬三夫陳御叔楚襄老及巫臣時巫臣已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一國陳也兩卿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靈公夷

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于是是夏姬也子貉死在宣四年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黰黑而甚美有仍古諸侯也美髮為黰光可以鑑髮膚光色可以照人名曰玄妻以髮黑故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之君長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惏無饜忿纇無期謂之封豕纇戾也封大也有窮后羿滅之羿篡夏后者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喜殷以妲己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共子晉申生以驪姬廢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

取之生伯石（伯石楊食我）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華妻也姑叔向母）曰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相謂姒）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寧公羊作甯）

附録　左傳　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政（獻子魏舒）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鄔祁平陵梗陽塗水馬首盂也）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銅鞮平陽楊氏）司馬彌牟為鄔大夫（鄔杜注大原鄔縣在今山西介休縣東北）

賈辛為祁大夫祁杜注大原祁縣今山西祁縣東南有古城司馬烏為平陵大夫平陵亦曰大陵今山西文水縣東北有大陵故城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庶子梗陽杜注在大原晉陽縣南今山西清源縣南有梗陽城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孫塗水杜注大原榆次縣今山西榆次縣西南有塗水故城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起孫馬首元和志故城在壽陽縣東南今縣屬山西大原府孟丙為盂大夫盂杜注大原盂縣即今山西盂縣也樂霄為銅鞮大夫銅鞮杜注上黨銅鞮縣今山西沁州西南有故城趙朝為平陽大夫朝趙勝曾孫平陽杜注平陽縣今故城在山西臨汾縣西南僚安為楊氏大夫楊氏杜注平陽楊氏縣今古揚城在山西

洪洞縣南又名危城村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于王室二十二年納王故烏即司馬督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為餘子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孟丙樂霄僚安也受縣而後見言采衆而舉不以私也魏子謂成鱄鱄晉大夫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不偪同位居利思義在約思純無濫心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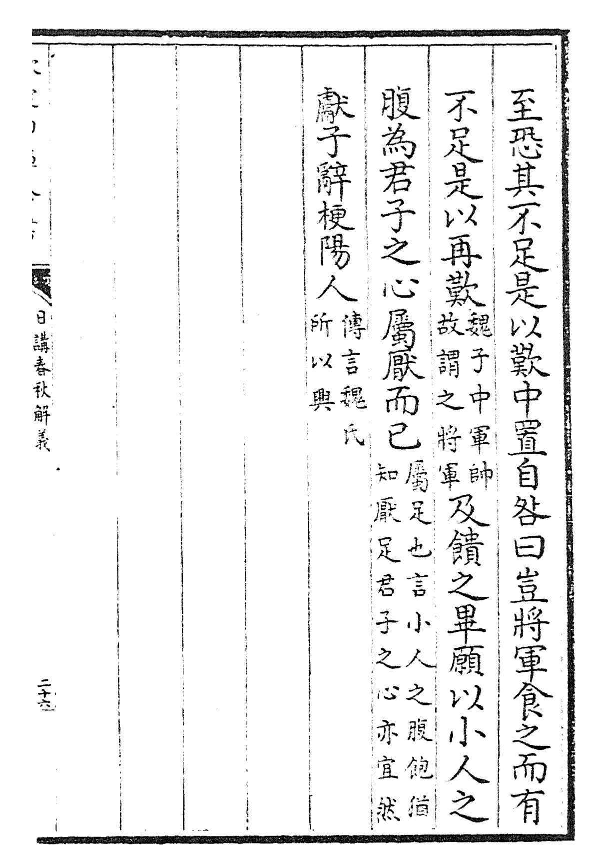
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惟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之道賞慶刑威曰君作福作威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唯順故天下徧服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相從也經

緯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上九曰也
皆無愆過則動無悔吝故襄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
矣所及其遠哉　賈辛將適其縣見于魏子魏子曰
辛來昔叔向適鄭鬷蔑惡鬷蔑鄭然明惡貌醜欲覲叔向從使
之收器者而往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立于堂下一言而善
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下執
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娶妻而美三
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為妻御之皐澤射雉獲之其妻始笑

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顏貌不顯揚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于王室吾是以舉女因賈辛有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行乎敬之哉毋墮乃力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謂舉魏戊遠不失舉以賢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于晉國乎

冬葬滕悼公

附録 左傳 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 上魏子 其大宗賂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 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主以不賄聞于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于庭 待于魏子之庭 饋入召之 召二大夫食 比置三歎既食使坐 更命之令坐 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 或他人也言饑甚 饋之始



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

獻子辭梗陽人傳言魏氏所以興

日講春秋解義卷五十五